

麦收的记忆

毛守奎



离家快40年了,虽再未亲近过麦浪滚滚,再未感受过龙口夺食的热火朝天,但麦收季节,空气中弥漫着的成熟麦子的香甜,早已扎根在我的脑海里,膨胀勃发在我的每一根骨头、每一块肌肉里,因为那是滋养我成长的能量源泉。每年快到麦熟季节,我的心就被那遥远的麦收场景填满,思绪被那醉人的麦香牵引着,飞过千山万水,穿越时空隧道,回到那遥远的童年夏天……

我的童年是在晋南的小山村度过的,小麦是家乡的主要农作物。当枝头的布谷鸟叫了“布谷,布谷,布谷”,就像是在向农人发布着预备令:该收麦子了。

夏天的风,如同油锅上的热气,滚过麦田,麦浪便像是黄河里的波涛,滚滚翻涌,一直卷向田头的彼岸。风卷麦浪,成熟的麦子,顾盼多情,掩隐不住的风韵,撩拨着庄稼人的心魄,浓浓的麦香,随风飘扬,香

醉了辛勤的麦农,终于串起了他们完整的秋冬春夏梦。

割麦子要选在好天气,天不亮人们就开工了,趁天凉快,抓紧时间可多割点,待到太阳升起,快手往往已经放倒了麦田半截。左腿弓、右腿蹬,拉开架势,左手一拢,右手的镰刀便轻快地擦地皮滑过,这一大把小麦便乖乖地成了“俘虏”,温顺地躺倒在臂弯,只见大人麻利整齐地将其放成一堆,迅速继续下一镰。耨倒的小麦,由跟在身后的女人们,打捆立起,像是士兵一样,整整齐齐站成一排。

整块麦田,往往只在田边地头,有那么一两棵大树,大树的枝枝叉叉会遮住一些直射的阳光,在树底下才会有些阴凉。树下的阴凉,相对麦田中央的阳光直射和麦陇中涌出的热浪,简直就是天堂。当渴极了的时候,人们会返回树荫下,牛饮一般,灌下半罐子自带的凉白开,或者

绿豆汤,满血复活,重新投入战斗。

麦收季节,农村的学校都会放麦假,我们会帮着家人干些杂活,或是跑跑腿,往返家和麦田之间,为大人送点水或是吃的。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,就是拾捡麦穗。“汗滴禾下土,粒粒皆辛苦。”到手的收成,一粒也不能浪费,小孩会像扫雷一般,仔

仔细细地沿着收割过的麦田,将遗落的麦穗拾捡起来。

至于吃饭,只是抽空在树荫下垫吧一口,凉馍就凉水,全家总动员,没有闲人做饭,只有等到晚上,腾出手的主妇们,才会擀面犒劳大家。

天快擦黑,人们要将捆好的麦

子,用“拉拉车”拉回打麦场。白天要将收割的麦子,摊在麦场晾晒,不停地用叉子翻腾,直到晒透、晒干。这时候,人们会用牲口拉着重重的石碾子一圈一圈地碾压,直到麦穗上的麦粒都已脱掉,这才将麦秆叉起,像是托着一朵云,向空中抛去,魔术般地叠起了一座座麦桔塔,这也成了日后孩子们捉迷藏的乐园。

剩下的便是黄橙橙的麦子,大人们用木锨将间有麦芒、麦秆等杂物的麦子,向空中扬起,形成了一道美丽的弧线,在傍晚的暮色中,定格成一幅丰收的画卷。利用风力和不同的惯性,就在这一抛洒中,杂物与饱满的小麦自然分开,形成了一座粮山,望着收成,辛苦的庄稼汉忘却了辛劳,忘却了饥渴,伸手抹一把汗,幸福的甜蜜溢满了脸上的沟沟壑壑。毕竟这是家人一年生活的底气,开心的源泉,印象中,每年麦收

结束,爸爸妈妈都要瘦很多,现在回想起来,还常常心酸。

现如今,我印象中的收麦场景,都成了历史,“轰隆隆”的收割机代替了人工的辛劳。可不知道为什么,儿时麦收的点点滴滴,总还是在我的脑海里盘旋,尤其是在这麦收季节,在这空气中弥漫着麦香的时节。

恍惚间,我又忆起了离开我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。袁老有一个梦想,就是“禾下乘凉”,我突发奇想,也许有一天,小麦也会如树一般挺立,麦粒就像麦黄杏那么大,小麦产量足可以使普天下人,不再受饥挨饿。麦苗下可以纳凉休闲,人们的欢声笑语,会坐着麦香,随风飘扬,翻过千山万水,越过高山峻岭,弥漫到五湖四海。我站在家里,推开窗户,沁人心脾的麦香便会扑面而来,对就是儿时的味道,深吸一口,像是灌下了一壶陈年杏花村,从头到脚透着醉。



舌尖上的端午

杨丽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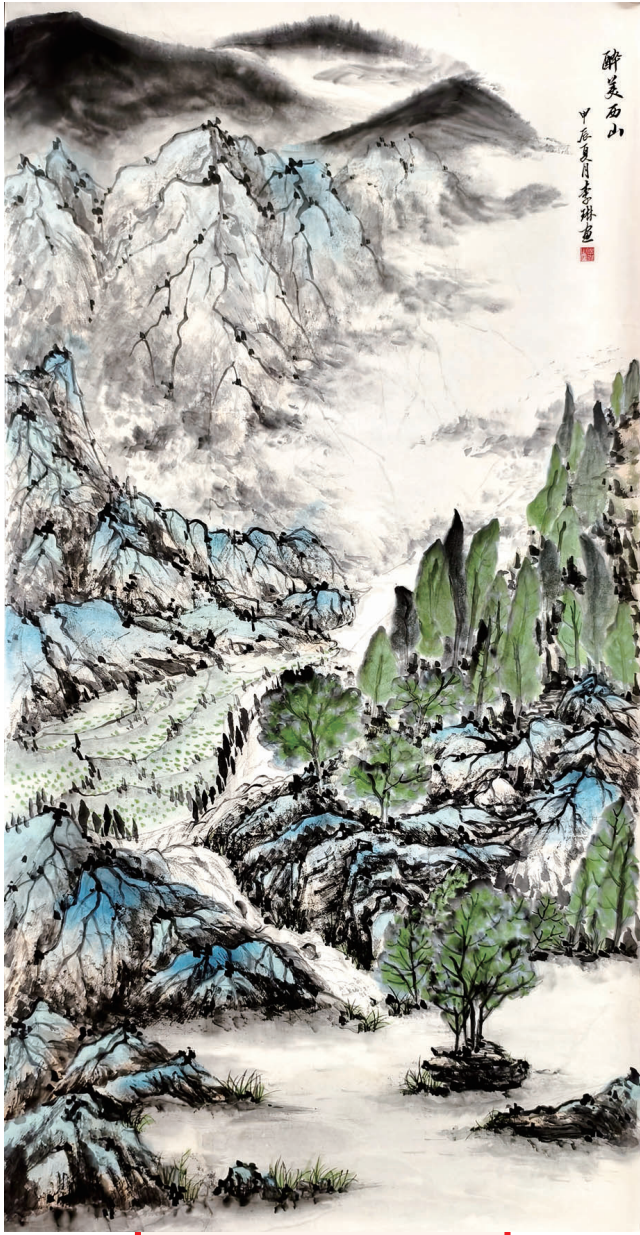


用筷子挑着咸香的蛋黄,配一口白粥,再咬半块凉粽子,那美妙的滋味在舌尖上层层化开,连喉咙里都溢着满足。

艾草糍粑则是属于孩子们的惊喜,村头的艾草长得正旺,叶片肥厚得能掐出水来。母亲把艾草焯水剁碎,和进糯米粉里,再撒一把红糖,面团在石臼里反复捶打时,整个院子都飘着奇异的清香,混合着艾草的辛、糯米的糯、红糖的甜,像一首写给味蕾的诗。蒸熟的糍粑冒着热气,裹上一层黄豆粉,咬下去软糯中带着艾草的清香,让人齿间留香久久不散。

端午的餐桌上,也少不了雄黄酒的身影。“饮了雄黄酒,病魔都远走。”大人们用筷子蘸着酒,在孩子额头点个“王”字,说是能辟邪驱虫。我偷尝过一小口,辛辣的味道直冲鼻腔,却在回味时泛起丝丝甘甜,仿佛把整个夏天的热烈都含在了嘴里。

离开故乡多年,超市里的粽子包装精美,却少了柴火灶的烟火气;真空包装的咸鸭蛋整齐划一,咬下去却尝不出黄泥腌渍的醇厚。偶尔在异乡闻到艾草香,记忆便顺着舌尖的味觉密码,回到那个炊烟袅袅的小村庄。原来舌尖上的端午,不只是几道吃食,更是岁月沉淀的乡愁,是母亲揉进面团里的牵挂,也是父亲添进灶火里的期盼。



醉美西山

李琳/作

端午的味道是从灶台边漫开的,天还没亮透,母亲就往灶膛里添上了一把柴火,火光映得土墙上的影子忽明忽暗。老辈人说:“端午不裹粽,鬼神找上门。”这话像一粒糯米,早早就种进了我心里,每年这个时候,就顺着灶火的温度,在记忆深处慢慢发酵。

糯米要提前泡上整夜,瓷盆里的米粒吸饱了水,变得圆润透亮,捧在手里沉甸甸地,仿佛握着一把月光。母亲总说:“泡米的水要清,粽香才纯正。”她将粽叶在沸水里煮过,青绿的叶片立刻舒展,蒸腾的热气里飘着股淡淡的药香。我蹲在灶台边,看母亲把粽叶卷成小巧的漏斗,雪白的糯米混着蜜枣、红豆,簌簌地落进叶窝,再用马莲草细细捆扎,不一会儿,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粽子就装满了大锅。“彩缕碧筠粽,香粳白玉团。”我想诗人笔下的粽子,大概也是这般模样吧。

蒸笼盖上的那一刻,整个厨房都热闹起来。水汽顺着木盖的缝隙钻出来,混着粽叶与糯米的清香,在房梁下凝成细密的水珠。“粽子熟不熟,要看气足不足。”父亲守着灶台添柴,火苗舔舐着锅底,把他的脸映得通红。我趴在桌边数时间,等揭开蒸笼的瞬间,白雾腾起,一个个粽子裹着晶莹的水珠,像刚出浴的少女,带着让人挪不开眼的温润。咬开

争奇斗艳,千枝粉蕊娇姿秀;
叠翠凝香,万簇芳英雅韵馨。

(李志岭)

五月花开,京城扮靓蔷薇色;
七洲艳聚,河畔飘香仙子姿。

(赵希平)

花明柳暗,一川碧水摇芦苇;
石秀山青,满岸红霞荡乐声。

(梁树章)

漫步门城,青山绿水尤为壮美;
静听花语,小巷大街格外芬芳。

(张秀珍)

(区文联推荐)

流金岁月

儿时常穿梭于家乡的大街小巷,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童年记忆。那时候,我家住在龙泉村后街的张庄胡同,后街的街道像是盛在盆里的泥鳅,弯转细长,将相互挨在一起的农家院落连接成一张渔网的模样。当炊烟升起的时刻,街道里四处弥漫着生活的味道,各种各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,为这寻常的农家生活增添了别样的旋律。

那年月,当扩音喇叭还是件稀罕物的时候,传播叫卖都是人们亲口用嗓音千遍万遍地吆喝的,这样的声音是有情感的,不同的心情带来的声音高低、大小、频率都是不一样的。然而,这种吆喝声乡下人是从来不会感到厌烦的。

先说剃头匠吧,过去的剃头匠都是上门服务,他们背起理发箱子在大街上高声吆喝,老远就能听到那抑扬顿挫的吆喝声。然后被叫到顾客家里,给家里的老老小小一丝不苟地理发,轻手轻脚地挖耳。印象中逢年过节,经常看见剃头匠出现在大街小巷里。

“新三年,旧三年,修修补补又三年”,修鞋匠、补锅匠是村里的常

客,他们的吆喝声往往不费力,支个摊子,随便喊两嗓子便围上不少人,多是大娘、大婶拎着锅或提着鞋到家里匆忙出来,主要怕吆喝人走远了还得去追。大娘、大婶们围着修补匠,一边赞不绝口地称赞师傅好手艺,还一边相互之间拉着家常。

小时候,街巷上的叫卖声远比现在丰富。街道上来来往往穿梭着各式各样的小商贩,他们往往人影未到,只听声音就能分辨出他们的行当。如果是弹着弦子,发出有节奏的嗡嗡声,那一定是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们往往患有先天的眼疾,走起路来小心翼翼的。如果是拨浪鼓发出的咚咚响,那是走街串巷的货郎,这也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小贩,货郎们往往挑着木架子,架子上摆着琳琅满目的玩具和日用品。

如果街上突然发出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乡亲们也不稀奇,因为这是崩玉米花的师傅在街上开张啦。孩子们听到后,往往缠着父母,让他们从家里取出两碗玉米粒,送到崩玉米花的师傅那里,很快香甜可口的玉米花便会进入孩子们的嘴里。如果听到叽叽喳喳的叫声,孩子们同样

会特别兴奋,他们知道,这是卖小鸡、小鸭的过来了。刚孵出的雏鸡、雏鸭被放在木筐里,小家伙们毛茸茸的特别可爱,孩子们对小动物充满了兴趣,往往求着妈妈给自己买上几只,但不幸的是,这些幼崽在孩子们的手里往往很难顺利长大。

那时候,人们的生活与小商贩们密切相关。谁家的瓦罐破了,买不起新的,需要铜匠补补再用。妇女们的剪刀钝了,让磨刀师傅磨磨,立刻就会重新锋利起来。家里缺个扫地笤帚、刷锅炊具,可以准备好高粱稞子等材料,期待刨笤帚师傅来个现场制作,经济又实惠。

前些天,街道上传来了一声声久违的吆喝声,随着脚步的移动,那声音越来越近,听得也是越来越真切。这是一个卖切糕老者的叫卖声,那一声声的吆喝在街巷里极具穿透力,一瞬间,触动了我心底的记忆。我仔细聆听着,那声音单调又沧桑,不停的在街头老槐树的枝丫间回荡。让我一下子回想起了儿时缠绕母亲购买切糕的情景,我已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原生态的吆喝声了……

夜鹭,我是前年六月,在永定河雁翅镇苇子水村河段发现的。当时,它站在河边的杨树杈上,似老和尚参禅人定,一动也不动。我以为是鱼叨叨(鸬鹚),就拍了几张照片,回来放在电脑上一看,这种鸟从没见过,头上还拖着两条白色的“小辫”。我发现它的窝就在旁边的芦苇丛,不久,还拍到了它的孩子,一只和它一个模样,但显得稚嫩的长腿鸟儿。我以《永定河来了新客人》投稿《北京晚报》,记者请教了鸟类专家,说是叫夜鹭,是夏候鸟,作了报道。7月15日以后,就再没见到它们了。

去年4月15日,它们飞回来了,又落在永定河河边的树桩上,仔细一看,原来做窝的那丛茂密的芦苇不见了。夜鹭很生气,是谁把我的老窝端了?又一看,永定河边新添了三个草筏子,半尺长的水草绿绿地长着。聪明的夜鹭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随遇而安,或许它想:这儿离北边的芦苇丛不远,我在那边做窝,在草筏子上捕鱼,挺好,不久它立马行动了,

就出现在草筏子上,耐心捕鱼。

夜鹭,体长40-60厘米,体态较粗,脖子较短,嘴黑细而尖,像个尖利的锥子,张开嘴就像把老虎钳子,鱼儿是逃不掉的。它的眼睛像一枚红宝石,有夜视功能,适合在夜间捕食,在动物界很少见。它的眼睛四周描了一圈白色,显得眼睛大而炯炯有神,它的服装搭配绝了,乳白色的裙子,配上灰色的披风,谁看见都觉得这是一只审美很高的爱美的鸟儿。它的头部垂下两条白色的小辫,像海军水兵帽子上的两根神气的飘带。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耐心,为了抓鱼,一动不动地能待1个小时。据我观察,来到永定河的夜鹭是在白天抓鱼的,有时,早晨7点半,我沿着永定河沿散步,河中的草筏子上,已落了几只夜鹭,就像早市上去摆摊的人,早早去占个窝。它们并不着急抓鱼,而是梳洗打扮,整理羽毛,好让自己更漂亮点。水温提升一些,鱼儿上浮找吃的,它们就开始捕鱼了,一会儿一条,早餐很丰盛,有 小鱼、泥鳅、小虾。我打开相机,

捕捉这一精彩瞬间,可惜它们动作太快,我捕捉镜头的反应太慢,电脑上出现的画面,都是它们驼背缩颈,呆头呆脑的形象。

有一天,我下决心要拍一张夜鹭展翅飞翔的照片,站在岸边,头顶着热情如火的太阳,相机对着一只夜鹭等着。半个小时过去了,它一动不动,好像睡着了,但眼睛睁着。50分钟过去了,我腰酸背痛,快被晒晕了,它依然如故。快一个小时了,我终于忍耐不住了,看来今天没戏了,我收起相机,边走边回头,一心的不舍呀!就在这个时候,一只苍鹭飞来,要占它的窝,它打不过苍鹭,只好起飞了。可是晚了,相机拿出来时,它已经飞远了。

夜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由于门头沟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,人们爱鸟意识的逐年提高,这 些年,来门头沟河流、水库、湿地的各种鸟类逐年增多,有的是迁徙、有的是繁衍,很受人们的喜爱。我相信,我一定能拍到一只振翅飞翔的夜鹭和一些我喜爱的鸟儿。